

目錄

台灣語常用語彙音讀對照表

王育德的台語學研究

提要	1
1. 王育德小傳	1
1.1 從出生到逃亡/1	
1.2 為研究台語而學現代語言學/3	
1.3 第一位閩語學博士/4	
1.4 晚年/5	
2. 王育德的重要語言學著作	6
2.1 《台灣語常用語彙》/6	
2.2 《中國五大方言の分裂年代の言語年代學的試探》/7	
2.3 〈廈門話文白異讀的考察〉/8	
2.4 《閩音系研究》/9	
2.5 〈福建語の開発と福建語の成立〉/11	
2.6 〈泉州方言の音韻體系〉/12	
2.7 《台灣語講座》/12	
3. 王育德台語文字化的主張與實踐	13
註釋	16
參考書目	17
附錄	
王育德年譜	18
王育德著作目錄	20
王育德博士の學問——平山久雄	26

王育德的台語學研究

提要

王育德(1924-1985)生長於日據時代，留學日本，從倉石武四郎、藤堂明保、服部四郎等日本最有名的語言學教授學習現代語言學，是有史以來所有閩南語研究者中受到最完整語言學訓練的語言學者，他以這個基礎，製作了兼具理論與實用的《台灣語常用語彙》(1957)，在《中國五大方言の分裂年代の言語年代學的試探》(1960)中算出中國五大方言基本詞彙的同源詞比率，他的博士論文《閩音系研究》(1969)分析了閩語的語言層次，並擬出文讀音的祖語形式，是閩語學界第一個從事歷史語言學研究的閩語學博士。他爲了台語文字化的目的而研究台語、而研究語言學。他曾創造兩套改良羅馬字，希望以此取代漢字，可惜羅馬字沒改成，漢字亦未廢成，終以 62 歲英年齋志以終。

1. 王育德小傳

1.1 從出生到逃亡

王育德 1924 年 1 月 30 日生於台灣台南市，依他的自述^①，他的父親是一個擁有三十間租屋的富商，曾以熱心公益，獲頒「紫綬褒章」。王育德像其他中上階層子弟一樣，五、六歲入幼稚園、七歲入公學校，但父親是一個非常重視舊禮教的人，他相信只有漢文才是真正的學問，因此五、六歲開始便依古禮，帶著「葱 tshang¹」、「柴明 tsha⁵ mia⁵」、「芹菜」、「糖」、「雞卵」、「米糕」等，與同伴去先生家延趙雲石先生爲師，和兄弟姊妹在家開了一個家塾式的「書房」，利

用放學時間學習漢文。

1930 年 4 月，王育德入台南市末廣公學校上學，二年級的學級主任正好是趙先生令息。教學嚴格，充滿了「教育敕語精神」，被學生稱爲「雷公」。

白天接受嚴格的日本式的日語教育，晚上接受嚴格的中國式的台語教育，王育德說：「不是台灣人無法經驗到這種世上奇妙的二重語言生活、二重精神教育。」^②

後來趙雲石先生以高齡壽終，這個家塾轉請王育德的叔父王棄人先生爲西席，教王育德《四書》、《千家詩》等，同時王育德的兄姊上《幼學瓊林》、《秋水軒尺牘》等較深的教材。和趙先生的嚴格比較起來，王棄人是個平易近人的先生，往往禁不住王家兄弟的死纏，王棄人先生就講起《七俠五義》的故事。聽到那南俠展超，艾虎的蓋世武功，使得王育德小小的心靈熱血沸騰，引起對中國舊小說的興趣。

1936 年 4 月王育德入台南州立台南第一中學校念中學。4 年畢業後考入台北高等學校文科甲類唸高中。當時王的姊姊已出嫁，王家兄弟一起在台北唸書，家塾自然停課了。王育德的哥哥王育霖蒐集歌仔冊，王育德受到影響也對歌仔冊的閱讀熱中起來。

王育德自稱家塾的漢文教育對他並沒有什麼實益，但是却使他了解了台語的音韻，同時藉著漢文講解，增加了他的台語程度，這對他後來研究台語自然是非常重要的基礎訓練。但高中時代的王育德並未立志研究閩南語，他只是對歌仔冊深感興趣。歌仔冊是用漢字寫的，王育德不完全看得懂。他感到

漢文基礎必要加強。於是利用放假回家的時間重新到叔父王棄人先生的書房去讀漢文。王育德的父親並不知道他的這種「下賤」的目的，欣然支付束脩。他的同學多半只是爲了記帳或寫信的目的上書房，只有王育德是爲了「解讀」歌仔冊。

1942年9月，王育德修滿了兩年的高校課程，乃束裝前往東京，1943年10月入東京帝國大學文學部支那哲文學科唸大學，在這裏他接受的是現代化的漢學教育。

1944年5月太平洋戰爭大戰方酣，美軍開始反攻，日軍節節敗退，局勢緊張，王育德乃返台避難。王育德再度到王棄人的私塾去上學，但這次的教科書是他自選的，如〈歸去來辭〉、《戰國策》，但是受過東大現代漢學教育的王育德馬上發現先生對這些古文並沒有真正的了解，於是提議改以歌仔冊爲教材。先生大驚，但是看在豐厚的束脩面上，勉強答應了。歌仔冊是用白話台語所寫的史詩之類的唱本，王育德研讀得津津有味，但對那個以漢文爲「飯碗」的私塾先生而言無寧是自甘墮落③。

1944年秋，王育德拜訪了素所欣慕的台灣人領袖林獻堂先生，林王兩家說起來是【菜瓜鬚、肉豆藤】，有那麼一點【親情(tshin¹ tsian⁵)絲仔】。林獻堂先生在霧峯萊園親切地接待這位二十歲的小伙子。王育德記載了那時發生的「糗事」說：

「(林獻堂)問起我的家世，說：『令尊貴庚(Kui³king¹)？』「令尊」是父親的尊稱這是知道的，但是「貴庚」可就沒聽過了。我以爲是問起家父有【幾間kui² king¹】房子租人，乃回說『三十間』。林獻堂先生哈哈大笑，解釋說：『毋是，是問汝令尊幾歲啦。』」④

1944年11月王育德入嘉義市役所庶務課上班。

1945年8月大戰結束，台灣改歸中國。10月，王育德入省立台南一中(舊台南州立二中)執教。執教中，王育德發起演戲運動，受到台南市學生聯盟的委託，他替「遊藝會」寫劇本，即其處女作《新生之朝》。王育德的這本劇本是以歌仔冊那種充滿假借字的漢字寫成，這種文體王育德已能駕輕就熟，但對未接觸過歌仔冊的學生而言，却等於是天書，王育德一一爲他們講解，學生在生字之旁一一以自己臨時湊合的假名注音，因爲發音不準，竟帶有日本腔的「臭奶呆」，真叫人啼笑皆非。《新生之朝》在延平戲院公演，意外地獲得好評，有一家書店來和他商量出版，但他謝絕了。他想：「讓讀者隨便發音，簡直糟踏了我苦心編寫的台詞。」⑤依《台灣語常用語彙》著者略歷，王育德另著有《幼影》、《鄉愁》、《青年之路》，均未拜讀，猜想大概也是用這種歌仔冊式的漢字所寫，這個經歷使他深切體驗到全部使用漢字書寫台灣話的困難，從而促使他決意設計一套合理而且方便的台語表記法⑥。

1947年春，陳儀的腐敗政治終於暴發成「二二八事變」。王育德的哥哥王育霖即在這個事件之後的白色恐怖中遇害。王育霖1919年生，比王育德大5歲，日本東京帝大法學部畢業。戰後任新竹地檢處檢察官，時新竹市長郭紹宗(河南人)貪污瀆職，王育霖欲起訴，但備受上面壓力而起訴不成，乃辭去檢察官職務，轉往建國中學執教，並擔任林茂生的《民報》法律顧問，因而種下二二八事變殺身之禍的原因⑦。

事變後，台灣知識階層的秀異份子紛紛在白色恐怖中人頭落地。王育德充滿反抗性的劇作、加上哥哥的落難，使他無法安心教書。1949年8月，王育德終於拋下新婚才一年半的妻子林雪梅及襁褓中的長女曙芬，悲痛地逃亡香港，旋轉東京，翌年4月再入東

京大學文學部中國文學語學科復學。同年 12 月接妻女赴日團聚。

從此以後，王育德一身兼走語言學與台獨運動的道路。

1.2 為研究台語而學現代語言學

抱著台語文字化的理想逃亡日本復學時，王育德已經決定了今後的研究方向了。除了中文系的本科之外，也把觸角伸到聲韻學、一般語言學上。大學以來的老師是日本最有名的語言學家倉石武四郎、藤堂明保。1952 年大學畢業，他的畢業論文是《台灣語表現形態試論》。1953 年以新制第一期生入東京大學大學院(研究所)中國文學語學科。王育德前往言語學科旁聽服部四郎主任教授的言語學演習及語音學的課，學習如何站在描寫語言學的基礎上精密地觀察活語言，從而抽繹出其中的體系。然後進一步做歷史語言學的研究^⑧。1955 年 3 月王育德獲修士學位，他的修士論文是《用拉丁化新文字編寫台灣語初級教本草案》。1955 年 4 月入同校的大學院博士班。1960 年 3 月修完博士課程。求學中，由於王育德的好學深恩，深獲服部四郎教授的疼愛，羨煞本科的學生^⑨。1960 年 4 月，《台灣青年》雜誌創刊，王育德任發行人。隨著《台灣青年》影響力的擴大，語言學者王育德對台獨運動涉入愈深，服部先生非常關心是不是影響了學術研究。直到王育德因病去世為止，服部教授每次在電話中都勸告王育德要專心於學術研究，服部教授說：「只有專注於學術研究才能得到精神的安寧。」^⑩由此可見服部先生對王育德的鍾愛。王育德稱服部先生為「恩師」不止是禮貌性的稱呼而已。

王育德對自己台語研究的計劃是：語彙—音韻—語法。

語彙研究在就讀博士班的 1957 年就完

成出版了《台灣語常用語彙》。倉石武四郎教授在序中說：

「王君……一身兼研究者與發音人，…幫助王君的夫人也是台灣人，並且也出身於台南。夫妻團聚，共採語彙。王君的著述能及早問世其理在此。」^⑪

這部字典只印了 300 本，却花去王育德出售一間房子的代價^⑫。

王育德下了這麼大的決心印出這本書，我想是爲了完成它替台語設計合理方便的表記法的理想吧。無論如何，這本字典是戰後第一本以日文解釋的字典，也是第一本在日本出版的台語辭典。他以語言學者的立場爲自己的母語——台南市閩南語，留下寶貴的文獻。

《台灣青年》是王育德所創刊發行的一份刊物。原來 1955 年「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創立時，廖文毅任大統領，臨時政府有意拉攏王育德，但由於作風與路線的矛盾，王育德一派年輕人不服於廖文毅之流的領導。於是結合日本獨派留學生創刊《台灣青年》，宣傳台獨思想，受其影響而加入台獨陣營者頗多。1964 年廖文毅歸順國民政府返台，「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遂成空殼。日本台獨運動的領導權遂完全落在「台灣青年」的手中^⑬。「台灣青年」不止是一個雜誌社，也是一個台獨運動的政團。這個刊物主要刊登一些政治性文章，文化性文章只有 1960 年 4 月創刊號至 1964 年 1 月連載 24 回的《台灣語講座》之類極少篇的文章。最令王育德傷心的是有些人批評這個講座說：「這種文章跟台灣獨立有什麼關係」；「徒然浪費寶貴的版面」。王育德在講座的結語中解釋說：

「誠然，會不會說台灣話和台灣獨立沒有關係。還有，台灣話的解說和台灣獨立也沒有立即的關係，這是事實。但是獨立運動的高揚，台灣人民民族主義的高

昂是必要的前提，因此有必要讓台灣人明確地意識到自己是台灣人。我相信我寫這個講座對此有所助益。」^⑭

對王育德來說，台語研究——台語文字化——台灣獨立是三位一體，分不開的。台灣獨立是王育德台語研究的動機之一，同時也是目的。他說：

「獨立之初，將暫時呈現語言混亂的局面，台灣話說不輪轉的五十歲代，說北京話更方便的年輕人，用慣了日語的日本台僑，英語更精通的美國留學生。但是台灣話是我們的國語，必須忍耐一點，努力學習台灣話。」^⑮

〈台灣語講座〉結束連載的1964年4月，王育德同時辭去發行人職務。他擔任《台灣青年》發行人的時間正好整整四個年頭。此其間，王育德夫婦從編務、出刊到寄發，全心奉獻，一絲不苟，其奉獻精神非常人可及，《台灣青年》發行至今三十餘年未發生過脫期、延期、停刊的現象^⑯，王育德夫婦的奠基之功是不可磨滅的。

王育德連載《台灣語講座》的四年間，正是他修完博士課程，準備撰寫論文的時間。於是學術研究、台語推廣、政治運動，可謂畢三役於一功。換言之，他雖是爲了政治目的而寫《台灣語講座》，但却是以學術的態度所寫的通俗性論文。他爲了寫《台灣語講座》不斷檢索過去的研究論文，尋找相關資料。王育德說他寫這個講座時「心情非常愉快而滿足，決沒有什麼痛苦。可以說是一種消遣。消遣而兼具實益與學養，那是多麼好的事。」^⑰

1.3 第一位閩語學博士

王育德在博士課程修業中已經擔任明治大學商學部非常勤講師(1958年4月～1967年4月)博士課修完後即升任爲該校專任講

師(1967年4月)並兼任埼玉大學外國人講師(～1984年3月)，1968年4月又兼任東京大學講師(前期而已)^⑱。

1969年3月王育德以《閩音系研究》一書獲東京大學文學博士學位。他是世界上第一位比較閩語學博士。

聽到這個消息，東京外國語大學中國語科主任教授長谷川寬先生立即打電話給王育德，邀請他去兼課，課程題目是〈中國方言特殊研究〉，做爲三、四年級的後期授業課目。王育德立即答應。1973年4月東京教育大學遷校到筑波之前，王育德又接受了同樣的課程(至1977年3月)。王育德在這兩個學校所教的是他自己的專門也是自己熱愛的台灣話，他常對學生說：

「這個課程恐怕是世界上唯一的正規台灣語講座，你們應該驕傲才對。我教台灣語比較北京語快樂多了。這個課程對你們學北京語也一定是有好處的。」^⑲

「世界唯一」恐怕未必，但「日本唯一」可能是真的。每學年收10名左右學生，學生的素質很高，有些學生一學期下來就能聽得懂簡單的台語會話，更使得王育德充滿了成就感。現在日本東京外國語大學亞非言語文化研究所的中嶋幹起、筑波大學(原東京教育大學)的樋口靖是日本少數研究閩南語的學者，都是王育德培養出來的學生。諷刺的是，王育德沒有教出一名台灣學生。相反，有些日本人學生自豪地對台灣留日學生說：「我正在學台灣話哩。」台灣學生不屑的說：「學那個幹什麼？」學生不解，問王育德說：「到底怎麼了？」王育德說：「這種人大有人在啊。」^⑳王育德在日本唯一的台灣人私淑者是明治大學的許極燉，雖不是學生，也可稍慰寂寞於萬一吧。

爲講授台語課程，王育德編了兩本入門教科書並附錄音帶。《台灣語入門》1972年自

費出版，1974年訂正再版，1982年10月再訂正由日中出版株式會社正式出版。

《台灣語入門》出版之後頗為暢銷，日中出版乃催促王育德再編第二本更深入的書，王育德早就有這個念頭，只因事忙，一直沒動筆，經此鼓舞，乃奮力於1983年再寫成《台灣話初級》，由日中出版株式會社出版。

王育德的台語入門書和他人不同的是，他除了教導台語基本知識之外，還附錄了一些隨筆，介紹台語有關的背景知識，《台灣語初級》更附錄了〈歌謠〉、〈散文〉、〈諺語〉，王育德說：「如果能夠讓本書的讀者增加對台語的認識，同時又加強一點對台灣的愛心，沒有比這更幸福的了。」^{②0}

民族愛與母語愛合一，理論與實際結合，這樣的語言學者自古以來都是稀有的人物，而王育德是其中之一。

這篇小傳偏重於王育德在學術方面的事蹟，但是不能夠忘記：王育德不止是個學者，同時也是作家、政治運動家。終其一生沒有改變過初衷。以下先就其政治運動家及作家兩個角色來看他的晚年，至於語言學成就，另節敘述。

1.4 晚年

一、王育德是日本台獨運動的重要龍頭之一。但自七〇年代起，台獨運動的大本營轉移到美國，日本成為次要角色。同時《台灣青年》停止中文版，只剩日文版，因此影響力降低。不過王育德仍是一名積極份子。1970年1月王育德當選為台獨聯盟總本部中央委員，並再任《台灣青年》發行人。1973年2月當選為在日台灣同鄉會副會長（至1984年2月），1977年10月任台獨聯盟日本本部資金部長（至1979年12月），1980年1月任台獨聯盟日本本部國際部長，1985年7月以台獨聯盟功勞者受日本本部委員長的表

彰。兩個月後去世。

王育德的另一項值得表揚的功勞是，催生了「台灣人原日本兵賠償運動」。台灣原日本兵共20餘萬人。其中死亡三萬餘人。這些冤死的台灣兵家屬因戰後歸為中華民國國籍，無法獲得和日本人家屬一樣的撫卹，其生前的郵局儲金、未付薪水均無法獲得歸還、補發。日本政府不予理睬，國民政府亦不聞不問。為了解決這個問題，1974年2月王育德促成日本各政黨跨黨組成「台灣人原日本兵補償問題思考會」，由王育德出任事務局長，展開遊說工作。1977年向日本政府提出訴訟、1982年獲內閣17位閣員和489名參眾議員簽署，向日本政府索賠。於是國民黨乃介入搶功，終獲賠償^{②1}。

二、王育德的著作很多。他原是一個劇作家，如前所述，1946年以前已演出五本劇本，1985年8月3日，即逝世前一個月又在日本五殿場市東山莊講堂舉辦的世界同鄉會聯合會年次大會上演出「僑領」，他一向是自編、自導、自演。

他為了宣揚台獨理念，出版了《台灣——苦悶するその歴史》（1964年弘文堂）後來1979年譯為中文《台灣——苦悶的歷史》（東京台灣青年社）；《台灣海峽》（1983年東京日中出版），此外在《台灣青年》發表的評論13篇；隨筆62篇；在其他雜誌發表的文章26篇^{②2}。

另外為了台灣人原日本兵補償運動提供文字資料，編輯了補償要求訴訟資料共五集，最後一份補償請求訴訟資料速報，共六本書，均於1978年至1985年由台灣人原日本兵補償問題思考會出版。

王育德偶爾寫一些文學創作，如1942年曾在《翔風》雜誌刊載過〈七絕四首〉、小說〈過渡期〉。他可以說是多才多藝。

可惜，1985年4月狹心症發作，9日午

後 6 時 42 分以心肌梗塞逝去。享年 62 歲。

2、王育德的重要語言學著作

王育德的著作甚多，光是語言學論文，依《台灣語音の歷史的研究》所附〈著作目錄〉記載計算，著書有 3 種；學術論文 19 篇，學會發表論文 4 篇。加上《台灣語音の歷史的研究》，又學術論文漏列 “An Investigation about Literary Reading and Colloquial Reading in the Amoy Dialect” (1958 年國際東方學者會議紀要 13 冊)，連載於《台灣青年》的《台灣語講座》也算是一本未出版的著書。合計可以稱為著書的共 5 種，學術論文 20 篇，學會發表論文 4 篇。這些著作有的極短，有的很長，像他的博士論文就是一部大著。我想很少人有機會把他的著作全部讀過。筆者蒐集了他的大部份語言學著作，我想重要的都已讀過了。經比較結果發現，他的小篇論文，其實都包含在他的重要著作裏。他的每一篇重要著作，都可以算是他學術生涯的里程碑，茲就其語言學的重要學術著作、簡介於下：

2.1 《台灣語常用語彙》

1957 年 12 月 6 日東京：永和語學社發行。

目次 1 頁，倉石武四郎序 2 頁；服部四郎序 17 頁，自序 3 頁，英文自序 3 頁；例言 2 頁；〈台灣語概說〉54 頁(目次 1 頁；〈語彙〉凡例 1 頁，正文 344 頁；〈索引〉(日台)目次 1 頁，本文 22 頁；〈方言差一覽表〉9 頁，〈勘誤表〉2 頁。空頁不計，合計內文共 462 頁。

這本書雖掛名永和語學社發行，其實是王育德出售房地產自費出版的第一本著作。份數只印 300 本。印數雖少，銷路却不佳，初時向同鄉推銷，後來受到學術界重視，各國圖書館求購不絕。現已絕版，將由武陵出

版，收入《閩南語經典辭書彙編》再版發行。

書前除倉石武四郎的序之外，服部四郎為本書寫了一篇 17 頁，相當於一篇論文的長序，後來該文收入服部先生論文集《言語學的方法》(岩波書局，1960)。服部先生為一名年輕學生(當時才 34 歲)的著作寫這麼一篇長序，震驚了日本語言學界。

倉石先生的序非常溫暖，序上說：

「……台灣話是王君的母語，他又在東京大學學得研究語言的方法，一身兼任研究者與發音人，條件實在優厚。……不過，即使是母語，要把它整理成一個體系也不是容易的事。尤其是僑居於戰後的日本，又要養家，一面和生活的艱難作戰，經年累日地從事於這種毫無報酬的研究，終於完成了這本書。平日看他工作的我，衷心地祝他成功，以報償他的勞苦。」

服部四郎的序比較知性。他贊揚說：

「王育德先生的這篇勞作，純粹是他熱愛台灣與台灣話的結晶。……他一心共存著國語愛與科學精神，實在值得驚嘆。」

但是緊接著，服部先生也提出一些不同的看法。比如王育德把[-m] [-ŋ]寫成-əm, -əng，服部先生認為應該是-m, -ng；還有採用ə字母，他也覺得不妥，王育德最執著的，廢除教羅的連字符連書成辭，服部先生也不表贊同。序文最重要的部份是提出台語構詞學解釋上和〈台灣語概說〉中所述王育德看法不同的意見，希望給今後王育德的台語文法研究一點參考。但是可惜的是，王育德終其一生沒有完成一本他想寫的台語文法的書。

〈台灣語概說〉作為本書的前言，代表著 1957 年以前王育德有關台語研究的總結。有些篇章的主要內容已經在其他的語言學刊物上發表過了。他在本書的序上表示他

對過去一百餘年西方傳教士和日本統治台灣時期所編的辭典五項不滿，即：

(1)沒有文法分析，只是「節」(詞的連結)和「字」的雜陳。

(2)解釋不精詳，看不出辭彙系統。

(3)沒有記錄詞類。

(4)漢字至上主義，拼音字只不過爲了注漢字音，借字、怪字連篇，令讀者以爲是「眞字」。教會羅馬字也好，日本假名也好都只爲了迎合其本國人的方便，不合理之處頗多。

(5)以廈門音爲標準，不是實際語言的記錄。

《台灣語概說》即是針對這些缺點提出他製作這部字典的理論解說。他對前人的不滿可能有不公平之處，比如(4)漢字至上主義的批評不免過火，杜嘉德的《廈門白話字典》根本沒一個漢字，《台日大辭典》雖附注漢字，也看不出受到漢字的束縛，而這些都是經典之作。不過大體上他的批評是中肯的。他的語言學知識比起前輩來自然好得很多，他以這樣好的學術背景完成了這本字典是他不可磨滅的貢獻。

這本字典一共只收 5,000 個常用語彙。他認爲一本好的字典，5,000 辭已經夠了，如果不是夠水準的辭典，徒然誇稱收入數萬字詞也是無益。他所用的標音法是他認爲最合理的標音法。他所記錄的音正是自己的台南市腔，只是在末尾附上〈方言差一覽表〉，和其他的漳腔、泉腔相對照。他是有意爲閩南語的研究提供一個完整而精確的方言資料。不過事實上字典所標示的音並不完全是「實際發音的記錄」。最重要的一點是，現代台南市方言多沒有 dz- 聲母(入字頭)，凡「入」字頭都和泉州音一樣讀成 l-。可是本字典却有一個 r- 字母表 [dz-] 音。王育德解釋說：

「這個(r-)音只有漳州人及一部份廈

門人才有，泉州人和大部份廈門人都發 l- 音，我也發 l- 音。[dz-] 相當於中古「日」母字，羅馬字化時保存了這個「歷史的標音法」是方便的。」^{②③}

王育德所使用過的音標主要有三套，本字典中所使用的，王育德自稱是「王一式」。王一式的表記法和教羅大異其趣，却極類似 1930 年中共的北方話拉丁化方案。(中共的「漢語拼音方案」到 1956 年才發表第一次草案，1957 年 11 月國務院全體會議上通過、公布，翌 1958 年 2 月人民大會批准)(詳見本文第 3 節)。

王育德著作本書還有其他感情上的理由。他曾說：

「我是台灣人，台灣話是我的母語，但是台灣自 1895 年以來在殖民地的統治下，台灣話受到日本話接著是北京話所謂「國語」……的壓迫。……當時我憂心忡忡，我寫本書有爲台灣話刻墓碑的意思。…我要記下我的故鄉台南市(中心)的方言，沒想到這成了本書的特色之一。」^{②④}

2.2〈中國五大方言の分裂年代の言語年代學的試探〉

1960 年 9 月，日本言語學會《言語研究》38 號 33-105 頁

這篇論文是以語言年代學的方法，根據中國五大方言的標準語：北京(官話)、蘇州(吳語)、廈門(閩語)、廣州(粵語)、梅縣(客語)之間基本詞彙的同源詞比率，算出中國五大方言之間互相分裂的年代。

漢語之間的同源辭，如果有漢字，那麼所謂「同源辭」，實即「同字」之義。但漢語方言之間是否同源有時難以確定，王育德將兩個方言之間確定同源或不同源的歸爲一組，不太確定同源或不同源的歸爲一組，計算結

果如下：

	a					b			
	蘇	廣	客	廈		蘇	廣	客	廈
北	72.73	70.16	63.78	48.88	73.47	70.77	65.10	51.56	
蘇		70.27	63.10	51.40		71.05	64.43	54.12	
廣			69.70	55.31			70.53	56.77	
客				58.56				59.90	

上面的a表是確定組的同源詞率(他稱之為「殘存語率」)。b表是加上不確定組的同源詞比率。兩者並不差得太遠。由上表看北京與廈門最為疏遠，其同源詞率只有48.88-51.56。比較英語與德語之間的同源詞率58.5%，廈門與北京的關係是更疏遠了。英語與德語的親疏關係略當於廈門與梅縣的58.56-59.90。英語與德語之間被認為是不同語言，但廈門與北京却被認為是方言，這無非是政治觀念的混淆。

王育德所採用的基本詞彙表是根據Swadesh所訂。他進一步再根據Swadesh的公式及服部修訂的公式，分別算出五大方言的分裂年代。茲將依服部修正的公式計算結果列表如下：

	a	b	
	年前	年前	
廈—北	2.446~2.264	春秋戰國時代	
廈—蘇	2.273~2.098	戰國西漢時代	
廈—廣	2.025~1.935	東漢初期	
廈—客	1.829~1.744	東漢末期	
客—北	1.537~1.467	宋齊間	
客—蘇	1.574~1.503	東晉宋間	
客—廣	1.234~1.193	唐中期	
廣—北	1.211~1.181	唐中期	
廣—蘇	1.206~1.167	唐中期	
蘇—北	1.088~1.054	唐末	

計算的結果比照歷史文獻紀錄，即連王育德本人都不太相信符合事實。

其實中國各大方言，由於移民與文化傳

播的結果產生了錯綜複雜的關係。比如現在的研究多半認為閩語與吳語同源，客家是由北方南移，照理說客家與北京應該親於蘇州與北京，但照王育德的計算結果：按a表，兩者反而是 $63.78 < 72.73$ ，又蘇州-廈門51.40亦疏於廈門-客家的58.56。其原因可能是吳語與閩語分裂之後由於地緣關係吸收了北方官話詞彙，而客家南移之後吸收了大量南方詞彙，致使客家與廈門反而比蘇州與廈門更親近了。如果這個假設是事實，那麼王育德根據各方言之間的同源詞率計算其分裂年代就變得沒有意義了。王育德的「畏友」平山久雄教授在《台灣語音の歷史的研究》一書的解題批評說：

「……這些分裂年代是否可以以絕對的意義來理解尚有問題，但做為其基礎的共通殘存語率(同源詞率)做為方言間相對的親疏關係指標(數值越大關係越近)是有用的。把這個計算出來是王育德的功勞。」²⁵

王育德曾敘述他研究台語的心路歷程說：

「……(為了台語研究)，我不得不把視野擴展到中國語的學習、語音學、一般語言學。只是研究尚不容易完成。」²⁶

這篇論文可以說是王育德學習並利用語言學理論以解決漢語語言學問題的一張漂亮的成績單。又這篇論文的大部份內容又見其〈中國の方言〉(1967)。

2.3 “An Investigation about Literary Reading and Colloquial Reading in the Amoy Dialect” (廈門話文白異讀的考察)

1958, “The Transaction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Orientalists in Japan” (國際東方學者

這只是一篇短篇小品，目的在討論考察閩南語文白異讀對應的方法，篇幅雖小，却提出了相當重要的漢語字源考證上的方法論問題。是繼董同龢《四個閩南方言》之後，討論科學的閩語字源考證的方法論的第一篇論文。

王育德首先排除了少數借詞，如閩越人留下的底層，把問題集中在漢語詞彙上。於是，這就變成了漢字的文白異讀問題了。然而自來所謂文白異讀都是從語用立場分別，而不關語言層次的分析。比如人們以為thai⁵是sat⁴ (殺) 的白讀；gau⁵是hian⁵ (賢) 的白讀，kha¹是kiok⁴ (脚) 的白讀，其實這些都只能算「訓讀」。

民間的通俗語源學相信 lang⁵是 zin⁵ (人) 的白讀，ke⁷是te¹ (低) 的白讀。王育德從文白對應的系統關係證明 lang⁵的本字是「儂」；ke⁷的本字是「下」。所有不能對應的所謂文白異讀，其實都只是一種「訓讀」而已。

把這些訓讀字排除了，只計算那些具有嚴整對應關係的漢字，王育德說他計算的結果，2700 個常用漢字中有 930 個有文白異讀，約佔 35% 強。

這個數字，如果再深入研究的話可能會增減。王育德說：

「(在這裏)我只是介紹一些方法論，白讀的考證越精密，就更需要考究文白音韻的對應。……在比較音韻學的語言年代學研究正在發展的今天，我們必須對這個問題有新的認識。」

由這篇論文，我們猜測王育德以《閩音系研究》做為博士論文(1969)，其實早在1958年時已經決定了。但王育德後來並沒有繼續向字源學發展，這大概是因為他覺得本字的研究和台語文字化不一定有直接的關係。他的用字比別人更精確，但在本字和俗

字之間，他往往選擇了俗字。

2.4 《閩音系研究》

1969年3月東京大學文學博士學位論文。

收入1987年9月10日，東京：第一書房發行的《台灣語音の歴史的研究》。

〈論文要旨〉8頁；目次6頁；正文871頁；注155頁；〈方言字彙〉341頁；

〈中古音與台南方言聲母對照表〉11大頁；〈中古音與台南方言聲調對照表〉

12大頁；〈台南方言同音字表〉40頁。

王育德這篇論文篇幅非常龐大，正文約34萬字、注約6萬2千字，共約40萬字，另古今方言比較表約15萬字。〈台南方言同音字表〉實際上是一部簡單的台南十五音韻書。現在分別介紹其大要如下：

(1) 方言資料：本論文是以閩音系的共時研究與貫時研究為目的。方言資料以台南、廈門、「十五音」（代表漳州）、泉州、潮州、福州為主。資料偏重於閩南，閩東只福州一點，閩北、閩中等完全闕如，是其缺憾。當時資料有限，也是不得已的事。

(2) 親疏關係：王育德對閩南語內部也採用語言年代學(glottochronology)的方法，研究閩語六方言的親疏關係。依他的統計，四大方言的同源詞比率如下：

	廈門	潮州	福州
台南	98.99	84.62	78.76
廈門		85.13	79.27
潮州			77.32

然後他又依Swadesh和服部的公式算出各大方言的分裂年代，結果最親近的台南-廈門是24~35年，最疏遠的福州與潮州是610~880年。王育德非常不相信這個結果。這個研究等於證明了語言年代學運用於閩方言分裂年代的不可靠。

(3)各方言的音韻論：自來漢語方言學家的方言記音非常偏重於音值，較不關心於音韻論的分析，王育德在利用已發表的方言資料時，都加以做音韻的解釋。並且採用一貫的解釋方式。

(4)「十五音」研究：早在1968年王育德已在國際東方學者會議上發表過〈十五音について^㉔〉的論文，這裏有更詳細的研究。王育德是極少數注意傳統韻書的現代語言學家，在這一點上值得讚揚，不過當時對傳統韻書的研究尚在萌芽，他的擬音也缺乏現代漳州方言資料的證明，所以並不十分可靠。另外以其擬音和現代方言紀錄一起當做共時研究的資料也有不妥。對這一點，王育德解釋說：「但是(漳州音)變化不太大 也沒有適當的資料。」

(5)文白異讀與字源考證：基本觀念在王1958的論文(詳見上述2、3節)已說明。此處做更詳細而有系統的敷陳。他認為文讀音和白讀音是兩個語言層，兩個層有嚴整的對應關係，否則便不是文白異讀，只是訓讀字。另外，他也提到，文白對應不整齊，有時是文白來源不同，如「索」字：文sik⁴/白soh⁴，文讀是根據「生陌開二」，白讀對應「心鐸開一」(皆廣韻的「戶籍」)。又「鳥」字niau²/白tsiau²，文讀根據「娘篠開四」(正韻)，白讀對應「端篠開四」(廣韻)；還有一些可能是中韻書沒有留下又音的記錄，如「沙」「麻」在果攝一等應有又音，果一字上古屬歌部，沙麻上古亦歸歌部，白話音讀-ua是保存了上古的歌部性格。

王育德又提到文白同音異義，或文白同音而白話有獨特引申義。還有一些字是只有白讀而文讀失傳了。至於所謂「有音無字」不在處理之列。王育德是要透過清理文白「戶籍」，把那些戶籍不明的排除掉，以便了解文白之間真正的對應關係。

經過清理戶籍的結果，王育德就方言調查字表3,394字中算出1,127字有真正的白話音，約佔33%強。

(6)閩方言與中古漢語比較：從來的方言研究都是拿現代一個孤立的方言點和中古音作比較，然而由中古到現代之中途如何却無法說明。王育德仍以中古音的音韻系統作為原點，但他同時羅列了閩語各方言，古今比較與閩方言比較同時進行。因此比較地容易掌握其音韻變化的過程。

(7)語言層分析：閩方言與中古音比較之下，王育德發現閩語語言層沈積不止文白異讀而已。經王育德的分析，在聲母方面，除文、白兩個基本層之外，文白各有一組副次層，副次層的音不完整，所以謂之副次層。在韻母方面，文讀音有一個基本層，一個副次層，白話音則有三個基本層，一個副次層，文白合計共六層。

白話音三個基本層到底那一層較古，那一層較新呢？王育德並未明說。

(8)閩祖語的擬構：最後王育德只就單純的文讀層基本層以中古音為基本架構加以擬測。這個音系的聲母共19個。列表如下：

p	p'	m	
t	t'	n	ɺ
ts	ts'	s	
tʃ	tʃ'	ʃ	nʒ
k	k'	ŋ	
ʔ			j

介音開齊合撮齊全。

主要元音有8個。其中i, u, y兼介音。

y, i		u
e	ə	o
a		ɔ

文讀層是比白話層較晚借入閩語的語言層，王育德推定其成立時代在唐末五代之間。更精確的說是五代王潮、王審知在閩建

國的時代。

王育德並未擬測白話層音系。他認為還不能擬測。能夠擬出文讀層的「閩祖語」已值得安慰了。不過他從歷史考證，推測白話層的成立在西元 3 世紀。

王育德的這篇論文是 1968 年 12 月 12 日送東京大學文學部申請博士學位。翌年 3 月審查通過，同日授與博士學位。審查委員包括服部四郎（主查）、柴田武、藤堂明保、松村明、三根徹等五位當代日本最有名的教授。論文審查要旨說：

1/2 「著者運用手頭上有限的閩音系諸方言的資料，進行和以『切韻』為中心的漢語中古音韻史資料作比較研究，且參照語言年代學的研究結果及移民開拓史資料闡明其發達變遷的歷史。其記述的研究極正確，其比較的研究極精密，其巨觀的判斷大抵可稱得其正鵠。尤其文言音的歷史與現狀，由於著者的努力可謂略窺全貌。但白話音，由於跟其他方言分歧發生於久遠的過去，其發達史恐怕不單純。上述的比較研究非常困難，著者亦不敢說十分成功。但整體看來，本論文的成績凌駕前人，其間表現的一些創見，對於學術界有重大貢獻」。²⁷

論文通過之後，服部先生曾建議王育德「對白話音的語音層次重新釐清，不要滿足於音韻對應的大略，屈服於現象的複雜，而中輟其徹底的比較研究。爲了這個目的，必須記述白話的整個體系，儘可能和上古漢語（甚至和其他方言更理想）作比較研究。然而這需要付出多大的精力與時間。衆所周知，王育德君必須爲其他的事業（按指台獨運動）付出龐大的精力與時間。」²⁸因此王育德終於沒有做任何修正便飲恨長眠於九泉之下。直到他死後二年才由友人的策劃將他的博士論文和其他資料以《台灣語音の歴史

的研究》的書名以原稿影印出版。王育德在原稿上以鉛筆做批眉，以爲日後修正的備忘，可惜出版時被塗掉了²⁹。

1970 年以後，閩語資料陸續出土，原來所謂閩南、閩北二分法已經過時，現在一般分成閩南、莆仙、閩東（福州）、閩北（建州）、閩中（永安）等五區，並且羅杰瑞（Jerry Norman）也就閩語的語言層分析和閩祖語的重建提出一系列論文，其後張光宇又提出更細密的研究，因王育德於閩北、閩中的資料完全闕如，他的研究遂成了以閩南爲主，參考福州方言的一種閩南語史的研究。從這一點上說，他的研究也不能因有後來居上的研究、變得過時，而減低其價值。

2.5 〈福建語の開發と福建語の成立〉

1969 年 12 月、《日本中國學會報》第 21 集第 124～142 頁。

本論文的主要內容已見王育德的博士論文《閩音系研究》的卷末。把這篇歷史考證的文章，放在《閩音系研究》的結論之一，不免有些不協調。王育德的理由是因爲「這些（白話音）到底是那個時代、那個地方的方言，完全沒有具體的資料，只能以考察此地的開拓沿革，間接地推測。」³⁰也許王育德自覺這樣處理不妥，於是將原文內容重新敷陳，改寫成這篇論文，單獨發表。

論文依據歷史文獻推測約在 3 世紀時由浙江沿錢塘江入閩的「吳祖語」和由江西沿富屯江入閩的「贛祖語」在福建北部的建安郡互相混合成閩語白話層祖語。其中以吳語的要素佔優勢。至 3 世紀末，這批移民已拓展到沿海，建立了晉安郡。至南朝末年，已開發至九龍江。唐代是第二波大移民的時代。由中唐至北宋，人口增加 11 萬。政治、文化方面最大的事件，一是 7 世紀末陳政、陳元光父子征討「獠蠻」，建漳州，及九世紀末王潮、

王審知兄弟入閩建閩王國。而兩者都是河南固始人。

據此，王育德推定閩語文讀層主要是由王氏所引進。其音韻系統和「切韻」系韻書有嚴整的對應。這個音系的範本是唐末五代的河南音。

不過，由於白話層中有許多方面是對應於上古音，如某些正齒音讀爲舌頭音，如：「振」tin²「觸」tak⁴，「唇」tun⁵；甚至讀喉音，如「指」ki²，「梔」kiN¹。還有許多「切韻」已混淆不分而閩語仍保存上古的區別，如「昔」韻字，上古屬「魚」部的字讀ioh，屬「佳」部的字讀iah。像這些特色不能只方便地跟中古音比較便可解決問題。

由這篇論文看出王育德在博士論文通過之後仍努力在修正、補充自己的觀點。如果讓他假以時日，參考更多方言，比較更古的漢祖語，甚至漢藏共同語，我相信他一定能夠完成閩語白話層的分析與重建。

2.6 〈泉州方言の音韻體系〉

1970年，《明治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紀要》第8、9冊合併號：第1~31頁。

王育德是一位相當重視地方韻書的學者。中國的語言學者向來輕視地方韻書，在這一點上王育德的表現顯得比較突出。1968年他就寫過〈十五音について〉，1969年寫博士論文時又加以補充。可惜那時他尚未得到《彙音妙悟》，使他的資料顯得偏頗。博士論文發表後的次年春天，他才得到這本《彙音妙悟》，於是立即寫成本文^⑪。

王育德具有深刻的音韻學基礎，往往能夠發掘問題的本質，不過，他對文獻檢索有所疏忽，本身亦未做過方言調查，由於缺乏現代方言資料和歷史文獻的實證，往往發揮太多想像力。比如他說「現代閩南語uang和ɔm二韻已消失」，這是太大膽的判斷，這二

韻，在現代閩南語都還好好地活著。又他把《彙音妙悟》箴韻擬爲ɔm，這是漳州音，泉州普遍地讀im，我已在拙文〈《彙音妙悟》的音讀——二百年前的泉州音系〉^⑫詳加批評，此處不贅。不過我們不能太過苛求，王育德是學術界第一個爲《彙音妙悟》擬音的語言學者。他的擬音對後人非常具有啓發性，從這點來看，他的開創之功是不可磨滅的。

王育德的學術論著尚有幾篇筆者尚未親讀過的，如〈客家語の年代言語學的考察〉，無法在此介紹，希望留待他篇補充。以下介紹的是王育德的通俗性論文，雖曰通俗，其實是深入淺出，有些觀點劃龍點睛，一直無法好好論證，對學術界却頗有一些啓發性，所以值得在此介紹，這就是《台灣語講座》。

2.7 《台灣語講座》

1960年4月至1964年8月，東京《台灣青年》雜誌第1~24號連載。

王育德這篇《台灣語講座》一共分24回連載，前後達4年之久，全文約20萬字，可惜直到今天尚未能集結成書，如果成書亦是一部相當有份量的台語學入門書。

全書內容包括：台灣語的系統(1)；台灣語的音韻系統(2~4)；教會羅馬字的故事(5~6)；台灣語的語彙(7~9)；書房的故事(10)；文言音、白話音與訓讀(11~13)；北京語與台灣語之間(14~16)；歌仔冊的故事(17~20)；台灣語的文法(21~23)；台灣語的未來(24)共十個單元。

由上面的篇名可知，這本《台灣語講座》所討論的問題包羅萬象，有語言學的一些基本問題：語音、語彙、文白異讀、語法、還有偏重於實用的文字化論述及跟文字化有關的文獻(歌仔冊)問題。

3. 王育德台語文字化的主張與實踐

如前所述，王育德走入語言學的動機，最重要的是為了解決台語文字化問題。先是用台語寫台語劇本時，發覺漢字記述台語的笨拙性，漢字不但無法解決有音無字的問題，即使運用了假借、訓讀等方法，仍然無法溝通。於是他決意為台語設計一套正確而便利的表記法。當他再入東京大學，確定了以台語表記法為自己主要的研究方向。他的學士論文〈台灣語表現形態試論〉、碩士論文〈拉丁化新文字編寫台灣語初級教本草案〉，可以說是他追求台語文字化的成績單。

王育德在台灣時就已知道教會羅馬字，但因為對於教會人士懷有惡感，所以不屑一學。逃亡日本就學中才自習教羅，用不了一二小時便學會了。於是他認為教羅是當時最有效的正書法。

但是台語羅馬字不應該是教會羅馬字。當他追溯教羅的淵源，檢討發明者的學術背景時，發現那不過是一些語言學門外漢的傳教士所創作的東西，沒有經過精密的語音觀察——理論的音韻學的解釋——實際的正書法的研究階段^③。

王育德列舉教羅的缺點跟他的主張是：

(1) 教羅只是漢字的注音符號，因此使用連字符(hyphen)以隔斷音節。簡直是連字符的洪水，必須廢除連字符。

(2) 音韻解釋的不合理，如ts/ch的分立，應修改為一套即可；又以o表ɔ音，頗有其不便處。

(3) 教羅的聲調符號也不必要，可以考慮廢除，以提高書寫效率。不過在編寫辭典時可以保留，以求正確。

於是他模倣中共的「北拉」（北方話拉丁文字方案），創造出他的「可以獨立獨步的表

音文字——新羅馬字」（參見 2.1），並且採用這套新羅馬字編寫他的《台灣語常用語彙》。1957 年賣了房子自費出版。這套羅馬字和中共的拉丁文字，除了廢除連字符一點相似之外，連採用的字母都很類似，這點只要列出其聲母表便知道了：

b [p]	褒	d [t]	多	z [ts]	查	g [k]	哥
p [p']	波	t [t']	討	c [ts']	差	k [k']	科
bh [b]	帽	l [l]	羅	r [dz]	如	gh [g]	鵝
m [m]	馬	n [n]	那	s [s]	沙	ng [ŋ]	雅
w [w]	于			j [j]	衣	[ʔ]	英
						x [h]	哈

但是，三年之後(1960)王育德連載《台灣語講座》時，又設計另一套新羅馬字，王育德自稱上面的那一套叫「王一式」，而講座的這一套叫「王二式」。「王二式」的聲母符號大步地向教會羅馬字靠攏了：

p	t	c	k	,
ph	th	ch	kh	h
b	l	r	g	
m	n	s	ng	
w		j		

除了聲母部份改採教羅之外，聲調符號也改得很像教羅，使得會寫教羅的人易於學習。王育德希望這一套新羅馬字能成為未來台語的正式文字。但是事實上對於教羅的勢力毫無影響。一位教會人士回應王育德說：「教會羅馬字的權威等於教會的權威，不可以隨便加以批判。」這使得王育德感受到教會羅馬字的勢力在台灣已不可動搖^④。

1982 年王育德出版《台灣語入門》、1983 年又出版《台灣語初級》。這兩本入門書幾乎全部採用教羅，但也不死心地改了兩個地方，一是聲調採用 123……，放在音節右上角，兼負連字符功能，象徵性地維護他的初衷；一是鼻化元音仍沿用王二式的大寫 N，這兩點或許是王育德向教羅讓步的最後的底

線了。王育德在《台灣語初級》所附〈教會羅馬字的缺陷〉隨筆中，以痛苦的語氣說：

「本書及『台灣語入門』採用了教會羅馬字。但是賢明的讀者應該有人已經發現了教會羅馬字的缺陷。

他列舉了三個缺點：

(1)連字符既麻煩又難看。

(2)沒有考慮到輕聲。

(3)◦ [ɔ] 符號右肩的“.”容易漏寫、漏讀。他建議採用ou代ɔ。」

結尾，王育德說：

「我曾設計過「王第1式」「王第2式」的系統。現在放棄自己的系統而襲用教會羅馬字，是不願損壞既經確立的權威，尊重為數頗多的書寫紀錄。」

從王育德的這篇短文可以窺見王育德想要改良教羅，而個人力量推不倒既有權威的無奈。聽說他在臨死的1985年世界台灣同鄉會上曾當眾宣佈放棄自己的方案，願意遷就教羅的意思³⁵，文獻不足，我們不知道他的本意。不過從文獻上知道，至少直到他逝世的1985年發表〈台灣語の記述的研究はどこまで進んだか〉（台灣話描寫語言學的研究成果）的時候，王育德還說：

「教會羅馬字的精神在於它是漢字的注意符號……我的主張是詞彙必須連書拼寫，這一點我在『台灣語常用語彙』和『台灣語講座』已經說得差不多了。……我批判教會羅馬字的連字符(hyphen)，設計『界音法』，目的無非是要讓羅馬字發展成能夠和漢字平起平坐的正書法。儘管如此，我跟隨教會羅馬字的理由，是考慮現實上教會羅馬字已經被一部份以基督徒為中心的台灣人在使用，以及可以立即使用教會羅馬字所寫的文獻資料，一言以蔽之，就是評價它的『即戰力』。」³⁶

由此可知，王育德至死沒有放棄改革教會羅馬字的決心，只為個人力量有限，不得不暫時屈從時勢，採用教會羅馬字而稍加改良。

至於漢字問題。王育德本人是科學的字源學開創者之一。但他反對以漢字做為台灣語的文字。他的理由在1957年的《台灣語常用語彙》有詳細的論述³⁷。歸納起來，理由是：

1.漢字太多，難學，難記，沒有效率。

2.台語詞素有30%目前還找不到適當的漢字，即使找出來也是滿篇怪字、死字。

3.即使寫得出來的漢字，也因為一字多音（常用三千餘字中有35%強有文白異讀），閱讀困難。

雖然如此，他在字典中仍在每個詞條下一一附上漢字，遇有不可靠的字再加個？號，以示鄭重。

1960年王育德在《台灣語講座》中說：

「台灣話有效的正書法目前除了教會羅馬字沒有別的，漢字之類“民族形式”讓許多台灣人懷念，但是不管台灣話的來源如何，當做台灣話的正書法，它的缺點比優點多。即使是北京話，中共已經把正規的漢字改成奇怪的簡體字……大勢是趨向表音化。漢字之為漢字在它是表意文字，與其留下這些漢字的形骸，不如乾脆採用羅馬字來表音文字化。……漢字的煩雜、無效率已經趕不上時代，毛筆的加速度廢物化豈不象徵著漢字的命運嗎？」³⁸

但是即使在《台灣語講座》中，王育德仍不忘在每個羅馬字下附上漢字。

1964年，王育德在最後一回的講座上提出他的有關台灣話的主張，其中有關文字化的部份，一是改良教會羅馬字，一是漢字與羅馬字混用。他說：

「以羅馬字來表記台灣話是我一貫的主張，但是據經驗，從頭到尾都採用羅馬字的話可能難以卒讀。一見就明白意思這一點，不管怎麼說還是漢字最好。但是用漢字來表記台灣話，我已經說過好幾次了，有許多困難。因此我又主張混用漢字與羅馬字。這樣就必須橫寫，有普遍性的漢字就照寫漢字，像「台灣」「獨立」「法律」「一」「十」「笑」「食」「走」「好」「寒」「遠」……如沒有普遍性的漢字就寫羅馬字，像beq有人寫做「要」「覓」「卜」，用羅馬字就能統一。當然外國人的姓名、地名、新事物，一律寫羅馬字。

漢字與羅馬字混用跟日文混用漢字與假名的精神相同，這是賢明的讀者都可以推想得到的。也許強烈執著於漢字的中國人抵死無法接受的吧？但是台灣人跟中國人不同，台灣人有創造自己的文化的權利，而且必須要創造。」^{③⑨}

自1980年代末葉^{④①}，漢羅夾用的方式逐漸在台灣報章上流行，其功勞應歸鄭良偉的提倡，但在理論上，王育德堪稱是「台語漢羅文之父」吧。只可惜王育德從未寫過漢羅文，他晚年著作的《台灣語入門》（1982）、《台灣語初級》（1983）還是全文漢字，逐字以羅馬字注音。

總歸一句話，王育德一生提倡廢漢字、改教羅，但到頭來還是廢不掉漢字、改不了教羅。這到底是王育德的觀念出了問題，還是形勢比人強呢？筆者以為兩者都有。

教會羅馬字是長老教會的文字，這個文字的權威，除非教會自身改良，任何新的方案，沒有政府出面支持，或者本身具有另一種更深厚的傳統（如國際音標），並且具有足以抗衡的推動力，否則不可能與教羅傳統對抗。王育德以孤軍，與整個教會奮戰，自然如卵擊石，不得不放棄自己的方案，屈服於

教會羅馬字了。

至於漢字的權威，比起教羅的權威不知強過多少倍。它不是一小羣人的文字傳統，而是數千年整個漢字文化圈內各民族共同的文字傳統，它的權威性，即連毛澤東那樣的獨裁者都無法推倒，更何況區區一個學者呢？因此王育德從未發表過全篇不用漢字的台語文，這也是可以理解的。

如果要屈服權威，那麼以常用漢字夾用教會羅馬字的台語文無疑是最現實的台語文方案哩。然而把兩種完全不同的文字【掙(sak)做堆】，到底能不能得到台灣人的認同，實在大有疑義。

漢字是一種落伍而笨拙的文字。但它以悠久的歷史，而保有了含蓋古今方言的優點，同時以其方塊形式，具有寬廣的資訊裝載容量。到底漢字是優是劣，尚有爭論餘地。然而無論如何，它是台灣話的文字傳統，這個傳統是非常難以改變的。漢字是一種包袱，同時也是遺產，是笨拙而又難以丟棄的傳統。

依王育德的統計，如果完全不用假借、訓用、創字等變通辦法，台灣話的詞素有30%沒有相當的漢字可以表示。這個統計的根據如何，因為王育德本人沒有發表過完整的論文，因此正確的數字及統計的意義尚有問題。不過這個數字大概是可信的。最重要的是，漢字本質上無法完全記述台語——不，任何活的漢語方言。這一點無疑是漢字的致命傷。數%已經難以忍受，何況是30%呢。

對於這樣具有完全矛盾的性格的漢字傳統，王育德先是主張廢棄，繼而主張模倣日本漢字假名夾用的精神，撮合漢字與羅馬字，顯然在王育德的心目中，漢字的採用只是過渡時期，最終目標應是完全廢棄漢字，全面羅馬字化了。

然而如果我們從相反的角度來看，漢字問題是任何漢語方言的問題，它的不敷運用是必然的性格。可是如果只因為活語言只有數%沒有漢字就主張廢漢字，那不是好主意，即使像閩南語有 30%找不到漢字，漢字仍然是一個相當具有表達力的文字。台語不是沒有文字，漢字便是台語的文字，只是漢字不敷運用，必須有一種像假名、諺文那樣高效率的音字來補足。

30%既不算多，也不算少。處理這些沒有漢字的詞素，日語、韓語可以算是我們的老大哥，他們創造了一種可以跟漢字筆劃傳統相融合的拼音字和漢字夾用，因而變成完美的、既保傳統，又可完全描寫民族語言的文字形式。他們是有創造力的民族。王育德不是說嗎：「台灣人有創造自己的文化的權利，而且必須要創造。」既要創造，為什麼不創造一種既保傳統，又能充份描寫台語的，具有高效率的表音方塊字來和漢字相融合成一種新文字呢？

註釋：

- ①參照《林獻堂^ㄟ會つたとき》，《台灣語入門》P. 45。
- ②參照《台灣語講座》第 10 回〈書房の話〉。
- ③同上。
- ④見《台語入門》P. 45 所收隨筆〈林獻堂^ㄟ會つたとき〉。
- ⑤見《台灣語講座》第 5 回〈教會ローマ字の話〉。
- ⑥見《台灣語入門》P. 71 所收隨筆〈研究の動機〉。
- ⑦參照張炎憲〈語言學家兼政治運動家 王育德〉。
- ⑧參照平山久雄〈王育德博士の學問〉P. 1519。
- ⑨參照《台灣語初級》P. 84 所收隨筆〈恩師服部四郎博士〉。
- ⑩參照服部四郎爲王著《台灣語音の歷史的研究》所作序文。
- ⑪參照《台灣語常用語彙》P. 2 倉石武四郎序。

- ⑫同註 9。
- ⑬同註 7。
- ⑭參照〈台灣語講座〉結語。
- ⑮〈台灣語講座〉第 24 回。
- ⑯同註 7。
- ⑰同註 14。
- ⑱參照王育德《台灣語音の歷史的研究》P. 1511〈著者年譜〉。
- ⑲參照《台灣語初級》P. 33 所附隨筆〈東京外大での授業〉。
- ⑳參照《台灣語初級》前言。
- ㉑同註 7。
- ㉒參照〈王育德著作目錄〉。
- ㉓〈台灣語概說〉P. 21。
- ㉔王育德〈台灣語の記述的研究はどこまで進んだか〉P. 2(1412)。
- ㉕平山久雄〈王育德博士の學問〉，《台灣語音の歷史的研究》P. 1521。
- ㉖參照《台灣語入門》P. 71 所附〈研究の動機〉。
- ㉗引自《台灣語音の歷史的研究》服部四郎序文。
- ㉘同上。
- ㉙同上P. 1523 平山久雄解題。
- ㉚引自《閩音系研究》P. 841。
- ㉛王育德在〈泉州方言の音韻體系〉說：「今春(1970)……一友人惠贈『彙音妙悟』，使我歡天喜地，立即加以利用，着手進行泉州方言的比較研究。」
- ㉜參見洪惟仁〈《彙音妙悟》的音讀——二百年前的泉州音系〉1990 年 8 月第二屆閩方言研討會論文，收入《台語文摘》第 16 期第 42~96 頁，1990 年 11 月 15 日。
- ㉝《台灣語講座》第 5 回。
- ㉞同上。
- ㉟引自許極燉《台灣話流浪記》P. 155。據王育德夫人王林雪梅女士看過本文原稿之後(1991 年 9 月 3 日)來電說，當晚的情形是，王育德，發表了簡短的談話說：「我想放棄自己設計的方案，改採教會羅馬字做為我們的拼音字，你們覺得怎樣？」於是聽眾拍手。有些支持教羅的人據此宣傳說王育德臨死時完全放棄改良教羅的宿願，王

夫人說沒這回事。其實文獻上王育德已經把自己最後的主張交待得很清楚了。

③⑥引自〈台灣語音の歴史的研究〉P.1418。

③⑦參見《台灣語常用語彙》概說P.16-17〈何故ローマ字を提倡するか〉。

③⑧參見《台灣語講座》第5回〈教會ローマ字の話〉。

③⑨同上第24回〈將來の台灣語〉。

④⑩大約自鄭良偉發表《路加福音漢羅試寫》以來，漢羅夾用日漸流行，1990年以後大量出現在報章上。

參考書目：

王育德(論文)

〈台灣語の聲調〉1955年8月，《中國語學》41號：609-617。

〈福建語の教會羅馬字について〉1957年8月，《中國語學》60號：301-309。

"An investigation about Literary Reading and Colloquial Reading in the Amoy Dialect" 1958, "Transaction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Orientalists in Japan" (國際東方學者會議紀要) NO. 3:67-70。

〈中國五大方言の分裂年代の言語年代學的試探〉1960年9月，《言語研究》38號：33-105。

《台灣語講座》第1~24回。1960年4月至1964年1月連載於《台灣青年》第1~38號。

〈中國の方言〉1967年大修館《中國文化叢書言語》407-447。

〈十五音について〉1968年《國際東方學者會議紀要》第13冊：57-69。

〈閩音系研究〉1969年3月東京大學博士學位論文。收入《台灣語音の歴史的研究》。

〈福建語における「著」の語法について〉1969年7月《中國語學》192號：321-325。

〈福建の開発と福建語の成立〉1969年12月，《日本中國學會報》21集：123-142。

〈泉州方言の音韻體系〉1970年，《明治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紀要》8、9合併號：1-31。

〈台灣語の記述的研究はどいまで進んだか〉，1985年，《明治大學教養論集》通卷184號，收入《台灣語音の歴史的研究》：141~1509。

王育德(著書)

《台灣語常用語彙》1957年，東京・永和語學社出版。

《台灣語入門》1972年，東京・風林書房；1982年，東京・日中出版。

《台灣語初級》1983年，東京・日中出版。

《台灣語音の歴史的研究》1987年9月1日，東京・第一書房。

平山久雄

〈王育德博士の學問〉1987年，王育德《台灣語音の歴史的研究》解題，該書第1519~1525。

許極燦

〈王育德教授對研究台語的貢獻〉，1985年完稿，收入著書《台灣話流浪記》，1988年，高雄・第一出版社。

〈王育德與台灣精神〉1991年3月21日~23日《自立早報》副刊，轉載同年4月5日美國《自立周報》。收入《台語文摘》第21期。

梅祖麟

〈紀念台灣話研究的前驅者王育德先生〉1990年《台灣風物》第40卷第1期：139-145。收入《台語文摘》第15號：150-144。

張炎憲

〈語言學家兼政治運動家——王育德〉1990年10月1日《自立早報》副刊。收入台北・自立晚報《台灣近代名人誌》第5冊。收入《台語文摘》第17號：97~88。

附録

王育徳年譜

- 1924年 1月 30日に、台湾台南市本町2—65にて出生
 30年 4月 台南市末広公学校入学
 34年 12月 生母毛月見女史逝去
 36年 4月 台南州立台南第一中学校入学
 40年 4月 4年修了で台北高等学校文科甲類入学
 42年 9月 同校卒業、東京へ
 43年 10月 東京帝国大学文学部支那哲文学科入学
 44年 5月 疎開のため帰台
 11月 嘉義市役所庶務課勤務
 45年 8月 終戦
 10月 台湾省立台南第一中学（旧州立台南二中）教員。演劇運動を起こす。処女作「新生之朝」、延平戲院で上演される。
 47年 1月 林雪梅女史と結婚
 48年 9月 長女曙芬出生
 49年 8月 香港を経て日本に亡命
 50年 4月 東京大学文学部中国文学語学科再入学
 12月 妻子日本に移住
 53年 4月 東京大学大学院中国語学科専攻課程進学
 6月 尊父、汝楨翁逝去
 54年 4月 次女明理出生
 55年 3月 東京大学文学修士。博士課程進学
 57年 12月 『台湾語常用語彙』自費出版
 58年 4月 明治大学商学部非常勤講師
 60年 2月 台湾青年社創設、初代委員長（63年5月まで）
 3月 東京大学大学院博士課程修了
 4月 『台湾青年』発行人（64年4月まで）
 67年 4月 明治大学商学部専任講師
 埼玉大学外国人講師兼任（84年3月まで）
 68年 4月 東京大学外国人講師兼任（前期のみ）
 69年 3月 東京大学文学博士授与
 4月 明治大学商学部助教授に昇任
 東京外国語大学外国人講師兼任（→）
 70年 1月 台湾独立聯盟総本部中央委員（→）
 『台湾青年』発行人（→）
 71年 5月 NHK福建語アナウンサー審査委員
 73年 2月 在日台湾同郷会副会長（84年2月まで）

- 4月 東京教育大学外国人講師兼任（77年3月まで）
- 74年 4月 明治大学商学部教授に昇任（→）
- 75年 2月 「台湾人元日本兵士の補償問題を考える会」 事務局長（→）
- 77年 6月 アメリカ留学（9月まで）
- 10月 台湾独立聯盟日本本部資金部長（79年12月まで）
- 79年 1月 次女明理、近藤泰児氏と結婚
- 10月 外女孫、近藤綾出生
- 80年 1月 台湾独立聯盟日本本部国際部長（→）
- 81年 12月 外孫、近藤浩人出生
- 82年 1月 長女曙芬病死
- 台湾人公共事務会（FAPA）委員（→）
- 84年 1月 「王育徳博士還暦祝賀会」、東京の国際文化会館で
開かれる
- 4月 東京都立大学非常勤講師兼任（→）
- 85年 4月 最初の狭心症発作
- 7月 台湾独立聯盟功労者として日本本部委員長の表彰を
受ける
- 8月 最後の劇作「僑領」、世界台湾同郷会聯合会年次大会で
上演、自ら監督、演出にあたる
- 9月 八日午後七時三〇分、狭心症発作、九日午後六時四二分
心筋梗塞で逝去。

王育徳著作目録

1 著書

- 1 『台湾語常用語彙』東京・永和語学社, 1957 年。
- 2 『台湾——苦悶するその歴史』東京・弘文堂, 1964 年。
- 3 『台湾語入門』東京・風林書房, 1972 年。東京・日中出版, 1982 年。
- 4 『台湾——苦悶的歴史』東京・台湾青年社, 1979 年。
- 5 『台湾海峡』東京・日中出版, 1983 年。
- 6 『台湾語初級』東京・日中出版, 1983 年。

2 編集

- 1 『台湾人元日本兵士の訴え』補償要求訴訟資料第一集, 東京・台湾人元日本兵士の補償問題を考える会, 1978 年。
- 2 『台湾人戦死傷, 5 人の証言』補償要求訴訟資料第二集, 同上考える会, 1980 年。
- 3 『非常の判決を乗り越えて』補償請求訴訟資料第三集, 同上考える会, 1982 年。
- 4 『補償法の早期制定を訴える』同上考える会, 1982 年。
- 5 『国会における論議』補償要求運動資料第四集, 同上考える会, 1983 年。
- 6 『控訴審における闘い』補償請求訴訟資料第五集, 同上考える会, 1985 年。
- 7 『二審判決 “国は救済策を急げ”』補償請求訴訟資料速報, 同上考える会, 1985 年。

3 共訳書

- 1 『現代中国文学全集』15 人民文学篇, 東京・河出書房, 1956 年。

4 学術論文

- 1 「台湾演劇の今昔」, 『翔風』22 号, 1941 年 7 月 9 日。
- 2 「台湾の家族制度」, 『翔風』24 号, 1942 年 9 月 20 日。
- 3 「台湾語表現形態試論」(東京大学文学部卒業論文), 1952 年。
- 4 「ラテン化新文字による台湾語初級教本草案」(東京大学文学修士論文), 1954 年。
- 5 「台湾語の研究」, 『台湾民声』1 号, 1954 年 2 月。
- 6 「台湾語の声調」, 『中国語学』41 号, 中国語学研究会, 1955 年 8 月。
- 7 「福建語の教会ローマ字について」, 『中国語学』60 号, 1957 年 3 月。
- 8 「文学革命の台湾に及ぼせる影響」, 『日本中国学会報』11 集日本中国学会, 1959 年 10 月。

- 9 「中国五大方言の分裂年代の言語年代学的試探」,『言語研究』38号,日本言語学会,1960年9月。
- 10 「福建語放送のむずかしさ」,『中国語学』111号,1961年7月。
- 11 「台湾語講座」,『台湾青年』1～38号連載,台湾青年社,1960年4月～1964年1月。
- 12 「匪寇列伝」,『台湾青年』1～4号連載,1960年4月～11月。
- 13 「拓殖列伝」,『台湾青年』5,7～9号連載,1960年12月,61年4月,6～8月。
- 14 「能吏列伝」,『台湾青年』12,18,20,23号連載,1961年11月,62年5,7,10月。
- 15 “A Formosan View of the Formosan Independence Movement,” *The China Quarterly*, July-September, 1963.
- 16 「胡適」,『中国語と中国文化』光生館,1965年,所収。
- 17 「中国の方言」,『中国文化叢書』言語,大修館,1967年所収。
- 18 「十五音について」,『国際東方学会議紀要』13集,東方学会,1968年。
- 19 「閩音系研究」(東京大学文学博士学位論文),1969年。
- 20 「福建語における『著』の語法について」,『中国語学』192号,1969年7月。
- 21 「三字集講釈」(上),『台湾』台湾独立聯盟,1969年11月。
「三字集講釈(中・下)」,『台湾青年』115,119号連載,台湾独立聯盟,1970年6月,10月。
- 22 「福建の開発と福建語の成立」,『日本中国学会報』21集,1969年12月。
- 23 「泉州方言の音韻体系」,『明治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紀要』8・9合併号,明治大学人文研究所,1970年。
- 24 「客家語の言語年代学的考察」,『現代言語学』東京・三省堂,1972年所収。
- 25 「中国語の『指し表わし表出する』形式」,『中国の言語と文化』,天理大学,1972年所収。
- 26 「福建語研修について」,『ア・ア通信』17号,1972年12月。
- 27 「台湾語表記上の問題点」,『台湾同郷新聞』24号,在日台湾同郷会,1973年2月1日付け。
- 28 「戦後台湾文学略説」,『明治大学教養論集』通巻126号,人文科学,1979年。
- 29 「郷土文学作家と政治」,『明治大学教養論集』通巻152号,人文科学,1982年。
- 30 「台湾語の記述的研究はどこまで進んだか」,『明治大学教養論集』通巻184号,人文科学,1985年。

5 事典項目執筆

- 1 平凡社『世界名著事典』1970年,「十韻彙編」「切韻考」など,約10項目。
- 2 『世界なぞなぞ事典』大修館書店,1984年,「台湾」のことわざを執筆。

6 学会発表

- 1 「日本における福建語研究の現状」1955年5月,第1回国際東方学者会議。
- 2 「福建語の教会ローマ字について」1956年10月25日,中国語学研究会第7回大会。
- 3 「文学革命の台湾に及ぼせる影響」1958年10月,日本中国学会第10回大会。
- 4 「福建語の語源探究」1960年6月5日,東京支那学会年次大会。
- 5 「その後の胡適」1964年8月,東京支那学会8月例会。
- 6 「福建語成立の背景」1966年6月5日,東京支那学会年次大会。

7 劇作

- 1 「新生之朝」,原作・演出,1945年10月25日,台湾台南市・延平戲院。
- 2 「偷走兵」,同上。
- 3 「青年之路」,原作・演出,1946年10月,延平戲院。
- 4 「幻影」,原作・演出,1946年12月,延平戲院。
- 5 「鄉愁」,同上。
- 6 「僑領」,原作・演出,1985年8月3日,日本,五殿場市・東山莊講堂。

8 書評(『台湾青年』掲載,数字は号数)

- 1 周鯨文著,池田篤紀訳『風暴十年』1
- 2 さねとう・けいしゅう『中国人・日本留学史』2
- 3 王藍『藍与黒』3
- 4 バーバラ・ウォード著,鮎川信夫訳『世界を変える五つの思想』5
- 5 呂訴上『台湾電影戲劇史』14
- 6 史明『台湾人四百年史』21
- 7 尾崎秀樹『近代文学の傷痕』8
- 8 黄昭堂『台湾民主国の研究』117
- 9 鈴木明『誰も書かなかった台湾』163
- 10 張文環『地に這うもの』180
- 11 加藤邦彦『一視同仁の果て』226
- 12 滝沢毅『中国革命の虚像』229
- 13 黄昭堂『台湾総督府』248

9 論文（各誌）

- 1 「三伯英台在台湾」,『華僑文化』(神戸), 1953 年 12 月, 1954 年 1 月号連載。
- 2 「台湾光復後の話劇運動」?, 1954 年 4 月。
- 3 「連雅堂で想うこと」,『台湾公論』4 号, 1959 年 12 月。
- 4 「ある台湾独立運動者の主張」,『世界』1962 年 4 月号。
- 5 「自由を愛する諸国民に訴える」,『新勢力』1962 年 4 月号。
- 6 座談会「引き裂かれた民族」,『現代の眼』1962 年 11 月号。
- 7 「台湾独立運動の真相」, 国民政治研究会講演録, 1962 年 6 月 8 日。
- 8 「日本の台湾政策に望む」,『潮』1964 年新春特別号。
- 9 「日本の隣国を見直そう」,『高一コース』1964 年 6 月号。
- 10 「台湾独立への胎動」,『新時代』1964 年 7 月号。
- 11 「台湾の独立運動強まる」,『全東京新聞』1442 号, 1964 年 2 月 19 日。
- 12 「ライバルの宿命をもつ日中両国」,『評』1965 年 4 月号。
- 13 「日本・中国ライバル論」,『自由』, 1965 年 7 月号。
- 14 「反面教師」,『日本及日本人』1970 年陽春号。
- 15 「ひとつの台湾」,『経済往来』1971 年 2 月号。
- 16 「台湾人の見た日中問題」,『評論』1971 年 5 月 15 日号。
- 17 座談会「ある独立運動の原点」,『東洋公論』1971 年 8 月。
- 18 「台湾は愁訴する——島民の苦悩と独立運動の将来」日本政治文化研究所, 政治資料, 102 号, 1971 年 9 月。
- 19 「中華民国から『台湾共和国』に」,『新勢力』1971 年 11 月号。
- 20 「台湾人は中国人と違う——民族を分ける 4 世紀の歴史」,『台湾』台湾独立後援会, 4 号, 1973 年 1 月 15 日。
- 21 「台湾は台湾人のもの」,『自由』1973 年 2 月号。
- 22 「日中正常化後の在日華僑」,『電子経済』1973 年 3 月号。
- 23 座談会「台湾人の独立は可能か」,『東洋公論』1973 年 5 月号。
- 24 「台湾人元日本兵の補償問題」,『台湾同郷会新聞』1981 年 3 月 1 日号。
- 25 「台湾と日本」,『瑞穂』9 号, 1981 年 7 月。
- 26 「台湾を見棄ててよいか」,『さきもり』1982 年 1 月号。

10 『台湾青年』論文・随筆（数字は号数）

- 1 「台湾の新聞かく安保闘争を論ず」 3
- 2 “Cua wu khi Tapani” 4
- 3 「パスポートを取り上げられるの記」 5
- 4 「兄王育霖の死」 6
- 5 「謝雪紅の教訓」 6
- 6 「破産に瀕せる台湾の教育」 8～9, 11, 17, 21, 25連載
- 7 「国府は沖縄の日本復帰に反対する」 9
- 8 「寓話と墮した『大陸反攻』——蔣経国の矛を以って蒋介石の盾を攻

む——」 9

- 9 「呉主恵, この唾棄すべき文化幫間」 13
- 10 「台南の2・28と私」 15
- 11 「台僑は独立の母」 24
- 12 「兄の死と私」 27
- 13 「『偏安』映画の標本——『薇薔的週記』を見て」 30
- 14 「台湾民族論」 35～37 連載
- 15 「編集長を辞めて」 38
- 16 「劉明電に見る中華人民共和国系台湾人の意識構造」 158
- 17 「祖国台湾」(詩) 161
- 18 「2・28の台湾史的意義」 162
- 19 「台湾ハ古ヨリ中国ニ属セズ」 162
- 20 「この愚かしくも哀れなる『祖国救済幻想』——『林歳徳氏の生活と意見から』——」 165
- 21 「『台湾人の身分をかくさねばならぬ』 ことについて——呉濁流評その1——」 167
- 22 「蔣政権統治下の呻吟——呉濁流評その2——」 168
- 23 「観念的中国人と実質的台湾人のあいだ——呉濁流評その3——」 169
- 24 「日本側に民族偏見はなかったか」 174
- 25 「海洋国家の建設——眼を大陸でなく大洋に向けよ——」 183
- 26 「倉石武四郎先生と私」 185
- 27 「選挙恐怖症にかかった蔣政権——台湾の地方選挙, 一括延期——」 187
- 28 「風波をよぶ台北の洪水防止計画」 194
- 29 「特務になった日本青年の話」 195
- 30 「営林処が立ち退きを迫って放火——阿里山からの泣訴」 196
- 31 「ペキンの児戯に類する謀略」 198
- 32 「いい加減に迷妄から醒めよ——蔣政権派『華僑総会』役員に忠告」 205
- 33 「恒例『光復節』の二重奏」 206
- 34 「私のアメリカ旅行報告」 206, 208～212, 214 連載
- 35 「台湾人よ, 坐して死を待つのか」 220
- 36 「2・28の3つのポイント」 222
- 37 「韓愈名誉毀損騒動」 224
- 38 「『台湾青年』20年の回顧」 231～233, 234 連載
- 39 「台湾『民主化闘争』関連年表」 234
- 40 「繁栄の裏の腐蝕——台湾中部のPCB中毒事件」 236
- 41 「恩人・竹林貫一氏を悼む」 236
- 42 「越えられぬ溝」 238～239 連載
- 43 「陳若曦の彷徨は何を教えるか」 241～243 連載
- 44 「『台湾共和国』の文化政策」 244
- 45 「台湾人を愛し通した池田敏雄さん」 247
- 46 「第二代中国人の意識形態」 251～254 連載

- 47 「葉島蕾と彼女を陥れた特務たち——海外の『第二代中国人』」 255
- 48 「台湾のグリーンカード」 255～257 連載
- 49 「『建国70周年記念』の恥さらし——あるインチキ出版の話」 262
- 50 「蔡培火は長生きしすぎた」 269
- 51 「敵は大中国主義」 272～276 連載
- 52 「台湾人が目覚める」 282
- 53 「狂った社会の中の哀れな精神病患者」 284
- 54 「タカサゴ族、進化それとも消滅」 285～286 連載
- 55 「台湾人元日本兵士の補償問題 60 年度予算に検討費づく」 292
- 56 「アメとムチの文化政策の一環——文献委員会の功罪」 293
- 57 「藤堂明保先生の思い出」 294
- 58 「漢字のアリ地獄」 295～296 連載
- 59 「漢字の死亡公告」 297
- 60 「大中国主義と台湾民族主義の戦い——蔣政権 40 年の統治」 298
- 61 「康寧祥氏の『和平』見解のナゾ」 299
- 62 遺稿 「『一寸の虫にも五分の魂』の戦い」 300

11 詩・小説

- 1 「七絶四首」, 『翔風』 24 号, 1942 年 9 月 20 日。
- 2 「過度期」(小説), 『翔風』 24 号, 1942 年 9 月 20 日。

臺灣語常用語彙

原編者	王育德
編著者	洪惟仁
發行人	林聰富
出版社	武陵出版有限公司
社址	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19巷19號
電話	3638329 • 3630730
傳真	3621183
郵撥帳號	0105063-5
法律顧問	王味爽律師
地址	台北市羅斯福路二段1號11樓
印刷者	上英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裝訂者	忠信裝訂廠
登記證	局版臺業字第1128號
初版	1993年2月

版權所有 • 翻印必究

定價12000元

●珍藏本200套●

ISBN 957-35-0614-9

ISBN 957-35-0623-8